

## 有機農場遊

純上

**東西走廊**

到了國際大都市上海遊學，卻特地去參觀農場的大概罕見。學生們說：「非常像我校人才會做的事」。不過這不是一般的農場，而是由一位在美國受過教育的女士在上海近郊川沙首創的有機農場，經過十一年風雨已站穩腳跟。從位於市中心的賓館到農場需要坐很長時間的地鐵，到了川沙站再打車去農場。早晨有雨，到了那裏卻雨止轉陰，我們運氣不錯。

兩位導覽已在大門口等。她們先帶我們參觀路邊一壟壟的香料大棚。百里香、迷迭香、薰衣草、小茴香、薄荷、檸檬香茅草等常用的以外，這裏還種了金魚草、金紐扣草、秋海棠，三色堇等，都是可食用的花草，供應給市中心的高檔酒店作為飾物或調料。看來不顯眼的金紐扣，咬一口嘴裏發麻，口感類似花椒，常用來調製雞尾酒。嫣紅的秋海棠花瓣發酸，可解膩去甜，常和甜點搭配。桃樹也處處是寶，除了桃子、桃花可食用，樹幹上分泌的桃膠據說富含蛋白質，可用來燉銀耳湯。

美國學生興高采烈，邊走邊聽邊品嘗，還不時發問，對有機農場的運作十分好奇。他們不能用任何化肥、殺蟲劑，有害蟲怎麼辦？導覽介紹，路邊多種枯樹或薄荷，用強烈氣味驅蟲。大棚外罩紗網來防蟲，還可用太陽能發電的燈箱吸引趨光而至的害蟲，電死後做肥料。農場灌溉主要用河水，因為開採地下水有害環境，用自來水也是對水資源的浪費。河水用水泵抽上來，還要經過幾道工序過濾。大棚裏或上置水管或平鋪水管，開關一開，細霧噴出，澆灌蔬果、香料。

參觀完，我們進行下一個節目：敲染布袋。每人拿到一個棉布軟包，導覽指點我們採摘秋海棠、三色堇、報春花等色澤鮮艷的花朵，配上薄荷、銅錢草等綠葉。然後翻轉布袋，依次將植物放在裏面，隔着布袋用錘子敲擊，讓花草的色彩、花紋都印在袋子上。學生們仔細設計，認真敲擊，哐當聲中，一個個色澤鮮亮。

## 有些氣味不會老

林

**飲食男女**

每當鼻尖觸碰到那些薄薄的味道時，好像就能立馬穿越到還可以等着放暑假的年紀。現在回想一下，肥皂聞起來會發出咯咯的聲響；新書的油墨味讓人只想用書皮仔細封存起來；還有就是冰鎮過的汽水一下下灑到鼻尖上的檸檬味——檸檬就是春夏裏的光，明晃晃，色彩亮麗得任性驕縱，卻讓人討厭不起來。

每到春夏之交的時候，我記得家裏總會準備一大壺涼白開，切兩片檸檬丟下去。巨大的檸檬黃氣泡上下翻浮，酸冽的氣味起伏起伏。檸檬的酸一碰水就散了，空餘香氣卻也執著得很，似乎永遠都不甘心做一杯平淡無奇的白開水。這幾乎已經是尋常人家在那時候最做作的精緻了。直到後來，我在TVB劇裏見識到了更貪心的檸檬食法。

香港人向來信奉食療。檸檬富含維生素C，有美白消炎的功效，於是我在許多不同的港劇中聽到了檸檬於飲品中的多種用法：檸茶（檸檬加紅茶）、檸樂（檸檬加可樂）、甚至檸啡（檸檬加咖啡）……在常年濕熱的香港，細密的氣泡可以帶走燥熱，酸酸的檸檬氣味可以紓緩煩悶。於是，只要走進大街小巷的茶餐廳，見到夥計在單子上飛快地寫下「07」，這代表的就是檸七，即檸檬加七喜。檸檬的酸味中和了碳酸飲料過分的甜，變得那麼嬌俏清新。

與檸檬氣味類似，還有柑桔

，只不過有別於檸檬的大眾百搭，柑桔應該算得上是一種南方常見的獨特吧。在很多港劇裏，子女有個咳嗽不適，當媽的就會從廚房壁角搬出一罐玻璃罐子，裏頭一個個挨着擺好的是暗淡到發青的小圓果子。跟柑桔原本的樣貌不同，時間和食鹽催着它臉皮發皺，膚色暗沉，但只要一切開，與檸檬同屬性的清新酸味就會撲鼻而來。粵港地區的人都知道，那就是家中長輩會親手醃製的鹹柑桔。這是性急的香港人為數不多的耐心，取一個半個，泡水喝，便有止咳化痰的良效。

可惜的是，在內地的超市，鹹柑桔並不容易買到。所以在燥熱的夏天裏，那酸酸的味道依舊多數來自於檸檬，簡單地用新鮮青檸配上蘇打水和蜂蜜，儘管食療功效甚微，但滋味還是很不錯的——吞了一嘴氣泡的感覺，像是小時候滿嘴一顆顆炸開的跳糖。

於是，我便常常在想，只要還喜歡酸酸的飲品，還喜歡夏天的氣味，這樣熱愛生活的心態再怎樣都不算老呀！



檸七是香港頗具特徵的一種飲品  
資料圖片

廿四

節氣

暮春時節，去了豐子愷的一個畫展。

有幅畫，名叫《卻喜今年重幾斤》，很有童趣。

一杆大木秤下懸着把檣子，寶寶坐在上面，爸爸

用秤鉤起檣子，給寶寶稱體重。

這個情景我很熟悉。小時候，在家鄉江蘇南通，立夏日就有此「稱重」的習俗。還記得當年父親說，立夏日稱了體重後，小孩就不會患「疰夏病」了。

今天是立夏日，家鄉還有一個習俗是吃蛋。一大早，大人們會給孩子煮好一鍋蛋（有雞蛋，也有鴨蛋），孩子們挑上最硬殼的蛋，放進蛋絡子，掛在脖子上，興高采烈去學校。有句諺語是「立夏胸掛蛋，孩子不疰夏」。吃蛋也是為了防

## 筆名的故事

延靜

我和妻子為香港《大公報》副刊的「大公園」投稿已經二十多年。那是1997年九月，我還在首爾擔任公職，每天看香港《大公報》，特別對副刊的「大公園」感興趣，每篇文章都很吸引人。

一日突發奇想，也寫了一篇小文《大宇的啓示》，準備投給「大公園」。文章寫好後，出現署名問題。為避開公職帶來的不便，我們決定起個筆名，當即商定為「延靜」，取我和妻子名字最後一個字，不管誰寫文章都用這個筆名。

我自幼喜歡動筆，筆名也用過幾個。比如我曾用過「春生」，因為生我之日正好打春；我也用過「楊磨」，那是為了紀念奶奶，因為奶奶姓楊。

楊。但這回「延靜」的筆名不一樣，它為我和妻子共有。用這個筆名，我們寫了幾年文章。當然要感謝當時「大公園」的編輯孫嘉萍，她從一開始就多次來信說，這方面的文章很需要，鼓勵我們繼續寫下去。

一九九八年八月，我們奉調離開首爾，回到北京，遷入潘家園（嘉禾園）新居，我們仍然和孫嘉萍保持聯繫，繼續為「大公園」寫稿。忽一日，她從香港打來電話，與我們商量更改筆名的事宜。

孫嘉萍說，使用筆名，當然要尊重作者的愛好和習慣，不能強求。但夫婦兩人用一個筆名，給讀者帶來一些不便，也不能不考慮。夫婦使用一個筆名，作者一會為男士，一會又變成女士；文中一會出現「我和妻子」，一會又出現「我和

先生」，把讀者鬧糊塗了。她建議，「延靜」筆名繼續用，為先生獨有，夫人可以另起一個筆名，請我們考慮。

我們覺得孫嘉萍說得有道理，就接受了她的意見。作為編輯，她的考慮是細緻周到的。其實在寫稿過程中，我們也發覺到了這個問題。男女的筆觸情調畢竟不一樣，文思也不盡相同，用一個筆名，確有不便之處。很快我們覆告孫嘉萍，女士的筆名改為「言青」，這也是她工作期間不使用真名而使用過的筆名，取她名字的兩部分。

退休二十多年，我們仍堅持為「大公園」投稿，和歷任編輯都一直保持着聯繫。也得到她們的支持和厚愛。我們出了四本書，但仍然使用「延靜」筆名，書中收錄的是我和妻子的習作，名副其實。

## 漫談巴黎聖母院

方元

自由談

一場大火燒穿了巴黎聖母院大教堂的屋頂，也燒穿了法國人的心。此刻很適合引用雨果（Victor Hugo）在其名著《巴黎聖母院》中講的那句話：「看到這座可敬的建築受到時間和人為的無數次損傷和破壞，實在令人憤怒和感嘆！」

對於我這代中國人，法國的這座教堂有着特別的意義，因為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是聯繫在一起的。根據雨果小說改編的電影《巴黎聖母院》是「文革」後中國人最早看到的一部西歐影片。我就是從這部電影中看到了這座著名的大教堂，看到了十五世紀的巴黎。

這部電影由法國人讓·德拉努瓦（Jean Delannoy）導演，雖然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作品，但中國觀眾要等到八十年代初才看到。而我第一次親眼見到這座「可敬的建築」是在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三日。那時我正在意大利和法國研究歐洲的建築風格和歷史。

巴黎聖母院大教堂就像埃及的金字塔、中國的長城，不單是某一個國家的建築，而且是屬於世界的文化遺產。儘管我在電影和書上早已見過聖母院大教堂，但站在實物前的感受很不一樣。它的美，即使讓我連看三天也看不夠。

這次農場遊有吃、有玩、有勞作，寓教於樂。加深了對食品生產、環境保護等問題的理解之外，幾位學生見縫插針，現場採訪了兩位導覽，就各自的研究課題發問。三點多離開，度過了豐富的一天。



▲巴黎聖母院大教堂

作者供圖

## 黑暗與光明

一提到聖母院大教堂，人們首先聯想到的面孔可能是讓·德拉努瓦電影中美麗的吉卜賽女郎和醜八怪敲鐘人。但在現實中，真正的主角是國王。在大教堂正門的上方有一排頭戴王冠的雕像，代表著十三世紀至十九世紀的二十八位法國國王。這些精美的雕像不是為了裝飾，而是正告人民：上帝授予君王統治他們的權力。

建大教堂並非為了保護平民百姓，而是為了維護君主專制制度——這是教科書和旅遊網站不會告訴你的真相。「君權神授」是為帝王專制統治而建立的一套學說。就像黑暗與光明相伴同行，君主專制與哥德建築也是一起出現的。

哥德教堂代表了歐洲中世紀的建築，而「君權神授」代表了中世紀歐洲的政治。根據這一學說，上帝把世俗的權力授予君王，讓他統治國家和人民的生活；把宗教的權力授予教皇，讓他統治教會和人民的精神。國王和教皇通過互相授予權力來實行統治，因此王座與聖壇是相通的。

到了中世紀後期，國王為了集權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，把手伸到教會，想獲得更大更多的權力。雨果的《巴黎聖母院》即是以這個時期作為小說的歷史背景。但真正的歷史背景是雨果生活的十九世紀。此時，統治者雖然不再真心奉宗教，但仍

到了中世紀後期，國王為了集權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，把手伸到教會，想獲得更大更多的權力。雨果的《巴黎聖母院》即是以這個時期作為小說的歷史背景。但真正的歷史背景是雨果生活的十九世紀。此時，統治者雖然不再真心奉宗教，但仍</